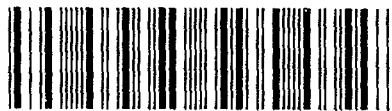


115-59

最近國際形勢之觀察

1

MG
DC
39



3 1763 2481 6

最近國際形勢之觀察

朱家驊

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在重慶青年夏令營講演

由於中國的積弱使遠東成爲各國競爭之地，所以歐戰後，威爾遜總統有一句話說：「今天是太平洋的世界」。因爲世界問題的中心在太平洋，尤其那時候日本威脅了太平洋上的均勢，所以哈定總統發起了華盛頓會議，在軍事方面促成英日同盟的破裂，成立了英美日三國之五·五·三海軍比率，在政治方面，成立了九國公約，使太平洋和遠東有利益的列強，共同應允保障中國主權及領土行政之完整，遵守門戶開放和利益均霑的原則，不作任何個別擴張勢力之企圖。中

國的獨立，被人家來保障，我們的利益，要人家來均霑，因為中國沒有力量，不在他們眼裏，所以他們的打算，當然沒有把我們計算在內。九國公約成立以後，遠東和太平洋的均勢，於焉得以維持近十年。不幸我們在這十年中，仍舊不能利用時機的加緊建設以自強，而日本蓄意侵略我國，打破現狀，造成了九一八事變，於是遠東和太平洋的均勢，發生破裂，愈演愈烈，卒致難於彌縫了。

遠東和太平洋均勢的破裂，歐洲局勢的動盪不已，是有莫大的影響的。一九二五年的羅加諾條約成立，是協約國與同盟國戰勝國與戰敗國言歸於好的表現；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的簽訂，更得全世界國家承諾不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的

工具。但是這些到了現在，一概付諸流水了。這因為德國要超越應有範圍的復興，與意大利要復仇，報復戰後未得實惠的仇。這「復興」與「復仇」相加，便形成了所謂羅馬柏林軸心，而茲後的歐洲，遂迄無寧日。

到了今天，遠東和太平洋的均勢是破裂了，九一八的刺激，使中國民族醒覺，加緊團結，鞏固統一，開始建設，實際上也只有中國的抗戰纔能挽回均勢，或阻止這均勢的再破裂。至於歐洲的均勢，是正在破裂中了，所以英法在那裏想盡方法，以維持這均勢。但是遠東和太平洋的均勢能否挽回，固視中日戰爭前途如何以爲斷，而歐洲的均勢能否維持，亦在英法所努力的所收穫的如何以爲轉移。更進一步說，遠

東太平洋的均勢與歐洲的均勢，是息息相關的，遠東太平洋的均勢無法挽回，則歐洲的均勢亦不能維持；反之，歐洲的均勢無法維持，則遠東太平洋的均勢亦不能挽回。

遠東太平洋問題與歐洲問題，如果我們從局部去看，固然有畸輕畸重的不同，然從整個局勢去看，則可知在這個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，兩個問題同樣的有其重要性，兩個問題的出路，是互為表裏的。譬如儘管說戰後是太平洋的世界，然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不景氣後，歐洲便由熙熙攘攘而入於多事之秋了，大家無暇過問遠東的事，日本便趁火打劫起來，因為把歐洲問題看重要了，一念之差，則授人以可乘之機，待發覺時，後悔莫及。簡切的說，歐洲問題和遠東問

題的解決，只有程序的先後，沒有輕重主從的分別。世界的政治家們，必須具有這種眼光和胸襟，纔能夠求得問題的真正解決。否則，夜長夢多，扶得東來西又倒，必然治絲愈亂的。所以我們應該把歐洲問題當做遠東問題或太平洋問題去看，同樣，歐洲的人士，應該把遠東問題或太平洋問題當做歐洲本身問題看，去尋求合理的出路，或可能的解決途徑。

明白了這種因果的連帶關係，我們才可以了解這幾年來國際局勢變動焦點的所在。每一次歐洲有變動，必導因於遠東方面先有變動，而隨之遠東方面又必有變動。侵略的國家抓住了這循環的機會，和認清了必然產生的結果，才敢狼狽爲用肆無忌憚。由於每一次事變的終局，皆有若干收穫，他

們不僅要繼續欺凌弱小民族，且更進而與列強爭霸了。另一方面，守成的民治國家，空喊集體安全，既擋不住野心國家的前進，但求息事寧人，以避戰爲上策，故爾步步退讓。阿比西尼亞和奧大利的被併吞，捷克的成爲保護地，阿爾巴尼亞的滅亡，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勝利，過去的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民主國家只求避戰不計其他的惡果。

可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慕尼黑會議的經驗告訴我們，無條件的一味避戰，戰爭是莫由避免的。半年來的事實又告訴我們，英法諸列強是已經丟開了毫無保障的避戰政策，而採取「以戰止戰」的政策了。以戰止戰在歷史上是發生過顯著的成效的。十九世紀下半期的所謂「武裝的和平」，「維繫

了歐洲的安寧垂三十年。現在英法等在積極備戰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動員，正惟如此，乍明乍暗的歐洲局勢，表面是十分緊張，其實未必是十分緊張。固然歐洲的玩火把戲，隨時隨地可以引起戰爭，戰爭可以一觸即發，但是一觸的剎那還不是今日，一觸的空間，既不在阿比西尼亞，奧大利、捷克、西班牙、阿爾巴尼亞，仍在但澤。儘管波蘭有英法的保障，所以盤馬彎弓，對德國不稍示弱，而波蘭也便是在英法以戰止戰的前提下，才有此決心。揆諸實際，但澤已不成爲德波爭執的最大關鍵，因他已在國社黨人控制之下，名存而實亡。德波衝突與否，繫於波蘭走廊問題。如果走廊一經牽動，則波蘭工業區域危殆，國防屏障盡撤，獨立必然

喪失。而且德國非但要打通東普魯士還要波蘭爲捷克第二，這樣便是他獨霸中歐大陸之完成，那時英法回天必然乏術。所以目前波蘭對但澤問題不能讓步，而且顯示他不惜一戰的姿態，正是他以進爲退的策略。僅僅一但澤問題而不涉其他，是不足以引起歐洲戰爭的。況在德國，欲得但澤既易如探囊取物，又何必嘗英法蘇協定談判未定之際，急於取得，而予英法以刺激，而予蘇聯以不快感呢？

在英法以戰止戰政策展開之下，軍備競走是達於最高沸點了。在無可如何的時候，德意是不得不知難而退的。所以歐洲的神經關節問題，此刻是趨於沉寂了。這裏所指神經關節問題，一是德國向英國要提的收回其舊有殖民地問題，一

是意大利對法國要求的突尼斯和科西嘉島的領土問題。這兩個問題在數月前高唱入雲，現在柏林羅馬兩方面都不宣傳了。這是目下研究歐洲局勢的人們，所應該密切注意的。

其實德意兩國是慣於採用不費而收實惠的手段的，其橫衝直闖也自有其限度。本年一月德國和法國成立了不戰和平宣言，承認以現有兩國疆界為最後不移之疆界。由是德國永遠放棄其對亞爾薩士，勞倫的要求，當在求得法國對他東進的諒解，固亦係一種誠意的表現。意大利關於地中海和英國訂的兩次協定，雖然沒有遵守，可是意大利始終未能忘懷於英國的經濟協助。孟梭尼里也很明白，意大利至多也只能夠

在地中海和英國平分秋色，地中海斷無成爲意大利內湖的可能，姑不問其有無此必要。德意每用聲東擊西的方式，以攪亂歐洲。但遇着能聲東而不能擊西的時候，也便知所收斂，而並不要弄假成真。這也是我爲什麼說歐局未必十分緊張理由之一。

不過只是具了以戰止戰決心和採取守勢的英法，還沒有安定歐洲的力量。換言之，德意還是可以隨時抓着機會製造新事變，使歐洲人士始終不得高枕無憂。因之英法的密切合作，總嫌不夠，惟其不夠，纔有英法蘇三國的談判。

英法的以戰止戰政策，只能做到與德意的力量平衡，如東加上蘇聯的合作，形勢就大不同了。這是英法對慕尼黑黑一

幕失望後懊喪後外交上的大轉變。這也是德意所深切焦慮的，所以英法蘇談判消息傳來，德意立刻把兩國的防共協定做根據，成立了軍事同盟，更欲日本加入，但是日本因為中國兩年抗戰使他不得不慎重考慮，所以到現在還未決定。即使歐戰一旦爆發，在初期日本還是守中立的。所以他現在急於要結束中日戰爭，以保全實力，作應付世界大戰的準備。

蹉跎數月的英法蘇談判，因英蘇觀點不一，牽延於今尙無成就。然政治協定部份，如對「間接侵略」的界說，苟可得一折衷答案，則軍事協定部份自可順利進行，英蘇觀點不一致的主因，在初為協定之實體問題，即蘇方要求對波蘭的海濱諸小國的保障，英方則遲遲不決；其次為協定實施之範

圍問題，蘇方希望能擴大，而英法則主限於歐洲之局部。據個人的推斷，如目前世界無意外的劇變，三國協定有成立的可能，但斷非短時期間所能望其實現。從我們的立場去看，不管三國協定的內容如何，實施範圍如何，只要能夠成立，於我們定會發生有利的影響。

當英法蘇談判似斷似續真相難明的時候，前面已經說過，德意是成立了同盟，日本雖然還沒有加入，但是他情急智生，遂以英國為攻擊對象，封鎖了天津英法租界，擴大了反英運動，逼使英國和他舉行東京會議。在英國，既沒有和日本衝突的決心，而又因在莫斯科會談中，蘇聯堅持其主張，阻礙重重，遂亦與日協商，其用意不問可知了。東京會議產

生了一個初步協定，英國應允今後在中國淪陷區域內，無論官方或僑民，不妨害日軍「目的」之進行。現在雙方以此爲依據的談判，尙在繼續進行。將來的結果如何，此刻不能預測，然與我權益有害，則可斷言。英國此舉，爲違背國聯歷屆決議及九國公約精神，即英國輿論亦坦白承認，在香港上海一帶的英僑團體，且認爲此舉有辱英帝國榮譽，可見公理自在人心了。雖然如此，英日會議之影響似不必過於重視或誇大，因爲第一英國之與日本妥協，在中國抗戰期中，原非創舉。去年英國與日本關於上海海關成立之協定，即爲一例。第二，張伯倫首相屢再聲明，英國對遠東政策，絕未變更，雖未提供保證，然其說當有其真實性。蓋從目前遠東形勢

以觀，英國對日妥協，在求苟安，未遑計及將來的。

所以有人說東京會議是第二慕尼黑會議，似未盡然。不過說，中國不是捷克，今日的遠東形勢也不像去年九月的歐洲，果如英國要和日本作一勞永逸之策畫，也不能決定中國的命運和判定遠東的前途。這是英國所深知的，英國焉能出此？

在英日初步協定成立後第三日，七月廿七日美國驀然宣佈廢除一九一一年之美日通商航行條約，予日本霹靂的打擊。美國此舉，可認為他不願放棄在遠東利益的堅決表示，可認為對英日談判的反響，並可認為支持英國，使日本稍殺其勢，使英國在談判中不完全處於被動地位。英日談判與美國

廢約這兩件事及於我們的影響，是完全相反的。我們於前者所得的是一種惡印象，而後者實在鼓勵我們，使我們興奮。可是我們於前者不必太悲觀，其理由已經說過了，而於後者亦不必太樂觀。因爲第一日美通商航行條約雖然廢除了，但須在六個月後才失其效力，在此時內，日本仍得享受該約上的待遇，且可設法商訂新約；第二羅斯福總統毅然廢除該約，就內政言原爲對擱淺中立法案之國會的一種回答；第三美國一向同情於我道義上援助之最有力者，這次雖出以行動，然因美國孤立派聲勢猶壯，欲期更進一步之行動，暫時尙不可必。

由上所述，可知國際形勢是在轉變中，雖嫌轉變得太慢

，但係好轉，不是逆轉。悲觀論者以爲中國抗戰到了今天，所得國際的援助無幾，我們不應再存希望，甚至應該和日本講和，和日本去共同建立什麼東亞新秩序，以免將來爲列強所犧牲。這種見解是錯誤的。須知國際形勢固然可以影響我們的抗戰，但是我們抗戰正是影響國際形勢頗大，我們團結一致的繼續抗戰，只有一天比一天使國際形勢好轉的，并且我們決心抗戰，一向並沒有存着依賴國際的心理。抗戰建國綱領上說：「本獨立自主之精神，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，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；對於國際和平機構，及保衛國際和平之公約，盡力維護，並充實其權威；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，制止日本侵略，樹立

並保障東亞之永久和平，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，當益求增進，以擴大對我之同情；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之一切偽政治組織，及其對內對外之行爲。〔這種光明正大的政策，我們是把握着沒有絲毫變更的。如今談國際問題的人，輒以歐戰爆發與否以衡中國抗戰的前途；有的說歐戰如果爆發，在初也許給予我們更大的痛苦，然時間稍久，於我們必有利；有的又說，如果歐戰爆發，日本必更得放手侵略中國，那就糟了，雖然似乎各持有理，但都不是可靠的預言。委實的說，不管歐戰爆發與否，只要我們精神團結，堅定意志，把握自己，運用得宜，不必過慮的。到如今我們已經立於自主不拔的地位，國際上的任何變動都不足以

撼動我們了。何況和平不可分割，是顛撲不破的至理，戰爭之不可分離，事實上亦彰彰明甚。這就是說，國際形勢不能左右我們的抗戰，我們的抗戰却可使國際形勢移轉的。我們要知道，現在國際上對於我們同情一天一天的增進，就是我們二年來拿血換來的。

民國三十二年六月

非
賣

印刷者中

